

名園驚魂。故都噩夢

據張大千自己說，就像是「打鴨子上架」似的，經不起羅家倫與徐悲鴻兩人的連番勸說，一個是南京中央大學的校長，一個是藝術系負責人，硬是教他「充殼子」擔任中大藝術系教授，前後一年多的時間，每週六小時課，僕僕風塵來往於京滬之間；閒雲野鶴的性格，如何經得起長久刻板生活的約束，最後竟然不告而別，一溜了之。

張大千心想：正正經經的辭職一定不會批准，於是他想到了一個巧妙的辦法，乾脆寄了一份聲明給中央日報，所稱的最大理由是：「上有高堂老母，不宜久離膝下，同川奉親去也。」其後他確實是因爲母親曾太夫人臥病，回鄉侍奉了一段時間，而後又有東渡扶桑遊歷及滯留故都北平的行腳。

在故都北平，張大千陶醉在歷代帝京的富麗繁華之中，一天到晚聽戲、上館子、吟風弄月、遊山玩水，真個是「此間樂不思蜀矣！」由於客中寂寞，更由於一些特殊因素，對於一個純真清新，宛如小鳥依人的鼓姬楊宛君，一見傾心，遂量珠而聘，納爲小星，安置在風光明媚的頤和園中。

頤和園不但是北平的第一名園，在全國也無出其右者。該園在故都郊外海甸的附近，佔地四千多畝，園內包括萬壽山與昆明湖兩大部分，有山有湖，水木清華，長橋臥波，曲徑通幽，亭臺樓榭，貫穿以華麗的迴廊，風物絕佳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溯自金主完顏亮建都燕京時，即在此設有「金山行宮」；元代更名為「甕山」及「甕山泊」，更加以經營；明代在山麓建有「圓靜寺」，湖濱建築行館，再改名為「好山園」；清代乾隆帝為母后祝壽乃命名為「萬壽山」及「昆明湖」，稱之謂「清漪園」。英法聯軍之役，相距不遠的「圓明園」被焚毀淨盡，「清漪園」也受到波及，漸成荒廢狀態；到了光緒帝親政之時，為了奉養慈禧太后，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挪用建造海軍兵船的大批經費，徹底加以重修，命名為「頤和園」。

重修的「頤和園」，極盡富麗堂皇，豪華絢麗之能事，沿着周圍十四里的「昆明湖」圍以白石欄杆，中間是拱形的「十七孔橋」，東北角上便是慈禧太后長川居住的「樂壽堂」；沿湖西行是一條長達三里多的長廊，東起「邀月門」，西到「石丈亭」，沿途有「養雲軒」、「排雲殿」、「暉德殿」、「佛香閣」、「聽鶯館」、「畫中遊」、「轉輪藏」、「寶雲閣」等精美建築，雕梁畫棟，簷牙高啄，花木葱蘢，雲霧繚繞，遠望玉泉山和香山景色如畫，俯瞰湖光波影明潔迷人，這座美麗的帝王御苑，實在是清幽雅麗的人間仙境。

一進頤和園大門，便看見巍峩聳立的「仁壽殿」，慈禧太后即於殿中召見大臣，附近並有九卿直廡與南北朝房，迤西為「玉瀾堂」與「藕香榭」，為光緒皇帝駐蹕園中的寢殿。園中建築各擅其勝，堆金砌玉，飛翠流丹，而園中景物更是朝霞夕嵐，幻變萬千；林木蒼鬱，湖光激澗，處處迴廊曲折，流水環繞，荷池水榭，石舫金牛，柳色如煙，直教人有眼花撩亂，目不暇給之感；明湖波平似鏡，樓臺掩映如畫，使人

不知究竟是天上抑係人間。

頤和園中金屋藏嬌

這樣美好的所在，張大千豈肯輕易放過，因此他在北平期間，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頤和園裡的「聽鸞館」中。「聽鸞館」在「排雲殿」之西，這一帶是頤和園的精華中的精華所在。單說「排雲殿」吧！位於長廊正中之北，登上十五級白石臺階，七楹大殿坐北朝南，依山面湖，金碧輝煌，氣象萬千，東偏殿名曰「芽暉」，西偏殿曰「紫霄」，丹墀下東殿曰「玉華」，西殿曰「雲錦」。「聽鸞館」在乾隆年間原為聽戲之所，慈禧太后重修，保持了原有的名稱及格局，但聽戲之所已改在「頤樂殿」了。

不管是「聽鸞館」或者是「頤樂殿」，面對的大舞臺都有上、中、下三層，中層為正式表演的戲臺，根據劇情的需要，神仙佛道可以由上層凌空而降，妖魔鬼怪也可以從下層就地鑽出，活神活現，使看戲的人為之目眩神迷。至於建築之考究，格局之優美，自然更不必說了。

這種地方原是皇家的別莊御苑，只有近支親貴或許能蒙恩隨扈，在園中小作停留及徜徉，其他王公大臣也只有低頭哈腰趨踏來去的份兒，連陪侍聽戲還得筆直的跪在那裏呢！雖然到了民國，但是小朝廷保留了皇帝御苑等地區的居住權，一般平民百姓想要涉足「頤和園」，依舊比登天還難，然則大權在握的人物便不在此限。

據說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，就經常在「頤和園」中與他父親的智囊團徹夜商量機密大事，平常日子也經常在園中流連。待至民國十三年，馮玉祥把溥儀小朝廷趕出了紫禁城，偌大的「頤和園」就由滿清的「內務府」移交給市政府管理。當時園中已經住進了好些家過氣的政客名流，雖說權勢已經不復昔日，畢竟社會地位仍在，市政府既無法強迫他們遷離，只好來個變通辦法，象徵式的收取一些租金，目的不外乎是讓他們知道並且承認：「頤和園」係公家的地方。

公家的地方也好，私人的產權也罷，反正這些人是住定了，再說都是些過氣的權貴，事實上也沒有能力遷地為良，即使是願意搬遷的，也視同是私人的產業一樣，再轉手租賃給別人，一些社會名流與文人雅士便住進了園中，當時名滿北中國的王孫畫家溥心畬亦住在園中，透過他的介紹，花了一筆不算小的代價，張大千才住進了美侖美奐的「聽鶯館」。

初嘗孤獨逃過劫數

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張母曾太夫人友貞在四川原籍病逝，張大千守喪盡禮後哀毀逾恆，離開家鄉後曾在上海住了一陣子，歲末返回北平與如夫人楊宛君團聚，「頤和園」中的山光水色滌蕩了他心頭不少的悵鬱。翌年五月又返回原籍祭拜曾太夫人，回到上海時正值「七七蘆溝橋事變」前後，報紙上大字標題使人怵目驚心，葉恭綽及一些朋友們都說北平局勢危在旦夕，趕緊把留在「頤和園」內的楊宛君接到上海來吧！

七月十七日好不容易買到了一張火車票，兩天後抵達北平，眼看市面熙熙攘攘，一切如常，似乎不像是大難臨頭的樣子，而且楊宛君也已由「頤和園」搬進城裏來住了；張大千一生怕熱而不畏寒，時值酷暑炙人，總想在城外清涼沁人的「頤和園」中避過夏天，等到秋涼後再行啓程南下，但是眼前的局勢是否允許他這樣作，必須先找一個妥當的人探聽了以後再說。

病急亂投醫，那個人才是妥當而可靠的呢？張大千想來想去，決定去找湯爾和。湯爾和是浙江杭州人，留學日本研習醫事，早年參加革命，後來一直活躍在北方政壇，當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與財政總長，對中日關係一向瞭若指掌，從他的口中一定可以得到正確的消息。於是連忙驅車前往西四牌樓錢糧胡同湯家，湯爾和一口保證說：「北平安如泰山，絕無問題。」

其實湯爾和並非有意欺瞞張大千，他是根據當時在北中國位高權重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，七月八日在天津聲稱：「蘆溝橋事變是局部衝突，希望能作合法合理的解決。」另一方面日本軍部也宣稱：「解決蘆溝橋事變的三項原則——地方化、不擴大、就地解決。」既然雙方的看法與主張不約而同，處理起來想必也就能若合符節了。

北平照樣是歌舞昇平的模樣，又值盛夏酷熱，張大千就決定暫緩南旋了，他想：「北平既然絕無問題，頤和園當然也不會有問題。」於是便把家眷送回「頤和園」中的「聽鸚館」，自己得空便進城聽戲、上館子、會友、逛書肆，一下子鬆懈了對戰亂的畏懼與警覺，但是戰爭的脚步却在暗中慢慢的、轉而快速的

逐步逼近了。

日本軍部之所以態度緩和，根本就是一項緩兵之計。當時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歿，接任的香月清司七月十二日剛抵天津，尙未完全進入情況，而且本土派遣的八個師團援軍尙在來華途中，不得不暫時穩住陣勢；儘管宋哲元、佟麟閣、秦德純、張自忠、趙登禹等一班將領全無警覺，但是蔣委員長却看得一清二楚，認爲和平已經絕望，最後的生死關頭已經來臨，大聲疾呼：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地不分東西南北，一致奮起，抗戰到底。」並迅速派遣孫連仲等四個師北上支援，參謀次長熊斌及劉健羣也星夜登程，向宋哲元轉達國府的決策，於是雙方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迫在眉睫，而北平的居民尙懵然無所知呢。

等到日本兵佔領了廊房，我軍被迫退至黃村，日本軍部已下達總攻擊命令，翅膀上漆着太陽旗的飛機不停的在上空盤旋，槍砲聲遠遠近近時有所聞，又聽說日本人要砲轟「頤和園」，住在園中的七十多戶人家，一夜之間便扶老攜幼的逃散了，最後就剩下兩家，一家是著名的軍事學家楊傑，另一家便是張大千。

七月二十八日夜裏，日軍大舉向駐守在北平南苑、西苑及北苑的二十九軍發動猛烈攻擊，北平城內到處亂成一團，「頤和園」內僅剩的楊、張兩家，四個大人加上六個小孩，一齊躲在戲臺的下層，由於迴響及共鳴的作用，遠近的槍砲聲，聽起來反而格外的清晰及響亮，甚至一波一波的馬蹄聲也聽得一清二楚。

爲了不願使北平這一座文化古城化爲灰燼，除了以張自忠留守北平維持治安以外，二十九軍的絕大部分已經連夜撤離北平，移駐保定。第二天日本人便佔領了北平，一夜之間一切都改變了。

七月廿九日，頤和園內未及逃出的職員及老弱婦孺還有二百多人，一個個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，惶惶終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張大千派他會說幾句日本話的兒子張心亮出園探視究竟，並與在北平城內開洋行的德國經理海斯樂波連絡。

當年德、意、日三國爲「軸心國家」，關係正在蜜月期間，日本人對德國人是十分賣帳的，海斯樂波一口答應設法接張先生進城；第二天果然來了兩部車子，園中的老弱婦孺一擁而上，張大千一家人却沒有走成。

事情並沒有像張大千想像的那樣簡單，一連兩天，就算是德國人打着紅十字旗號的車子也進不了「頤和園」；他一生好熱鬧，不管到那裏，身邊總是有大堆親友門生圍繞着，此刻却感到生平從未有過的孤獨滋味。

單祇是孤獨還沒有什麼關係，更不如意的噩夢還在後頭呢！

八月三日上午，烏雲四合，雷雨交加，日本人像一陣狂風似的來到了園中，命令園子裏所有的人在一「排雲殿」前集合，聽候一個個的詢問檢查，大夥兒像是待罪的羔羊，淋得濕漉漉的在「排雲殿」前鵠立等候。同一時期日本兵也在園中挨家挨戶的開箱倒篋進行檢查，折騰了大半天，總算有驚無險的度過了一次劫難。

八月五日張大千總算被接進城裏，湯爾和爲了替他壓驚，請他到春華樓去吃烤鴨；問道城外的情形如

何，張大千便把沿途所見日本兵搶劫、強姦、殺人的暴行，都一股腦兒抖了出來，湯爾和一聽大爲光火，決定要找日本軍部理論。

網中的魚俎上的肉

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，張大千果然因爲一時口快而招災惹禍了。他被請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應訊，表面上還算客氣，但骨子裏却流露肅殺之氣，聲言：「請張先生來是爲了調查皇軍軍譽的事，你說皇軍在頤和園附近有搶、姦、殺的情形，請列舉出來，如果調查確有此事，皇軍自然要整飭軍紀，如果查無此事，你說此話的人就要負責。」

張大千把他所聽到的、所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，隨後他也被扣押在憲兵隊裏，等到調查清楚，果然不是空穴來風，結果槍斃了一名軍官，兩名軍士，一個星期後張大千才被釋放。但是有些小報上已經登出「因侮辱皇軍，張大千已被槍斃」的消息，輾轉傳到了上海，親友莫不憂心如焚，甚至他的門人胡儼還假造了他的「百幅畫，在上海舉行張大千遺作展呢！」

雖然離開了憲兵隊，却不准離開北平，張大千決定閉門養晦，謝絕一切交往，以「頤和園」爲「首陽山」，然而此刻的他正像是網中的魚，俎上的肉，隨時都還有任人宰割的麻煩發生。

日本人知道張大千收藏的石濤、八大作品甚多，拐彎抹角的要他把這些古畫捐出，並誘稱：「你最喜

歡頤和園，我們決定把仁壽殿作爲你捐獻名畫的陳列館，再配上你的作品，讓人瞻仰，永傳後世。」

張大千假裝答應，但稱：「可惜我的收藏絕大部分都在上海。」並以赴上海取實爲理由，想打動日本人讓他離開北平；日本人也不是傻瓜，自然不會輕易上當，雖然不答應他前往上海，但却同意他太太楊苑君，帶着孩子去取回這批古畫。

其時王克敏已粉墨登場，在日本特務首腦土肥原賢二的指使下，成立了「華北臨時政府」，直接受所謂的連絡部部长喜多駿一的指揮。張大千因爲曾經擔任過中大藝術系的教授，日本人又要他作「北平藝術」的校長，雖然極力推辭，仍然以主任教授的名義，被迫去上了一堂課呢！

胡儼在上海大開張大千遺作展，引起「大風堂」門人的公憤，決議要把他逐出「大風堂」，但是張大千不但不怪他，反而感謝他呢！

張大千振振有詞的與日本人打交道，他說：「上海人都相信你們把張大千殺掉了，已經有人替我開遺作展了，你們有什麼更好的辦法，證明日本人未殺張大千？」

日本人當然不願揹這個殘殺藝術大師的黑鍋，雖然明知是金蟬脫殼之計，也只好硬着頭皮發給他一展限期一月來回的通行證，准他到上海開一次畫展，然後把石濤、八大的珍品一齊運回北平。

實際的情形是：張大千的珍貴收藏品都在北平城內，原先本想送進當舖寄存，朝奉萬般無奈的說：「八爺！這是什麼年頭，我們實在不敢冒此風險。」最後仍然是他的德國朋友海斯樂波將二十四箱書畫代爲

秘密收藏。

費盡氣力攜眷返川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，張大千隻身離開北平，乘火車抵達天津，再搭盛京輪轉往上海，航業巨子董浩雲就是這次與他在船上結識的；抵達上海後仍然住在李秋君家裏，過了一個多月後，他的二十四箱寶貝收藏品，也被安全的運抵上海。

上海也已被日本人佔領，南京已經撤守，國府遷至武漢，上海租界雖然未受波及，但是長江水路早已癱瘓；張大千在李家銷聲匿跡不敢露面，暗中却緊鑼密鼓的計劃着如何返回四川故鄉。眼前是遍地烽火，惟一的辦法是經由香港，再設法搭機或乘船回到四川。

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，張大千與楊宛君帶着孩子們，搭上了一艘譯名為「費力斯羅索」的法國郵輪，由上海抵達香港。多年以後，張大千回憶起故都北平的一場噩夢，尚打着哈哈說：「恰如這艘船名一樣，真是『費力死』了還要『囉嗦！』」唏噓感嘆之情，溢於言表。